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语言运用 漫说



YUYAN YUNYONG MANSHUO

邢福义 著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目 录

- 一 “没” 不一定就是 “0” (1)
- 二 “最” 的实际运用 (6)
- 三 从 “黄人” 说开去 (10)
- 四 注意语言运用的动态性 (15)
- 五 从木兰从军多少年谈起 (19)
- 六 以薛宝钗说的 “我们” 为引子 ... (23)
- 七 关于 “学生了” (28)
- 八 换个说法 (32)
- 九 斟酌斟酌 (36)
- 十 是非问和特指问的融合 (40)
- 十一 “夜里” 和 “途中” (44)
- 十二 语言表达的地域民俗性 (48)

一 “没” 不一定就是 “0”

解放初期拍摄的黑白电影《白毛女》，是部歌剧。这几年，偶尔还放映。那部电影中，喜儿有这么两句唱词：

有钱人结亲讲穿戴

我爹没钱不能买

文革期间，又拍摄彩色电影《白毛女》，是芭蕾舞剧。这部电影中，喜儿的唱词有了改动，把“没钱”改成了“钱少”。即：

.....

我爹钱少不能买

为什么要这么改？其理由，肯定是：既然没钱，杨白劳怎么能买下二尺红头绳，让喜儿“对着镜子扎起来”？反过来说，既然能买红头绳，怎么能说“没钱”？因此，说“钱少”才准确。

请大家想想，这个理由有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首先，应该知道：语言不是数目字，说话不是做算术。“没钱”和“有钱”是相对比而存在的。唱词的上一句，就是“有钱人结亲讲穿戴”；接下来，才是“我爹没钱不能买”。按照《现代汉语词

典》的解释，“有钱”是“富有钱财”的意思。只有够买二尺红头绳的钱，这样的人绝对不是有钱人，而是穷人。人们常说：“穷人没钱。”这里的“没钱”绝对不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人们又常说：“有钱出钱，没钱出力。”这么说的时侯，“没钱”也并不排斥可能有两三块钱，甚至可能有十多二十块或更多一点的钱。

其次，应该知道：语言运用中，词语的涵义受到语境的规约。“没钱”这个词语，总要用在特定的语境之中。由于受到特定语境的规约，“没钱”的实际含义往往就是钱少或钱不够。比方：“我没钱买汽车。”等于说我没买汽车的钱，但不排斥可能有买自行车的钱。“我没钱买自行车。”等于说我没买自行车的钱，但不排斥可能有买衬衣的钱。“我没钱买衬衣。”等于说我没买衬衣的钱，但不排斥可能有买红头绳的钱。在诸如此类的说法中，若死抠“钱少”“钱不够”这类字眼，就不大容易组织成顺口说出的简练流畅的句子。再看下面三个例子：

【例子一】有一位老太太这么讲述她的一段经历：“那一年，我到美国去看儿子。没多久，害了一场大病，需要住院治疗。我儿子没钱，急得吃不下，睡不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得到了医院几位大夫的慷慨帮助……”这里的“我儿子没钱”，并

不意味着连吃饭的钱或买一双皮鞋的钱也没有。假如改成“我儿子钱少”，反而不够自然。

【例子二】甲对乙说：“走，走，到酒楼啖一顿去！”乙说：“我不去！”甲强拉不放。乙恼火地大声说：“我没钱！”乙的话，并不意味着他身上连买车票回家的钱也没有。假如乙恼火地大声说：“我钱少！”反而显得别扭。恐怕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这么说。

【例子三】电视剧《都市放牛》中，男青年南瓜和女青年喜妹从农村到大城市干杂活。南瓜买了一件很便宜的小礼物送给喜妹，喜妹看不上眼，赌气地说她想要金的银的，又说：“对面就是商店，你去给我买雀巢咖啡！”南瓜恳求道：“喜妹，你知道我没钱！”显然，这里的“没钱”也是钱少、钱不够的意思，喜妹一听就懂，绝不会咬文嚼字地反问南瓜：既然你没钱，怎么每餐有饭吃？又怎么能买小礼品？要是南瓜恳求道：“喜妹，你知道我钱少！”这反而很不自然。

第三，应该知道：语言有语言表述系统，“没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语言表述系统中的“没”、“无”、“不”，可能是“零”，但也可能不是“零”。例子俯拾皆是。比如：

(1) 她家很穷，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听说你来，一定叫我把她心爱的

东西（一只布娃娃）送给你。（张欣《首席》，《中篇小说选刊》1994年第2期77页）

（2）飘雪对母亲说起这件事，只不过是儿女私情，无人倾诉，断没有让母亲干预的意思。（同上65页）

前一例，说话者把“东西”预设为值钱的东西，因此才说“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只拿出“她心爱的东西”——一只布娃娃。若死抠字眼，就会提出问题：难道布娃娃不是东西？后一例，说话者把“人”预设为别人，因此才说“无人倾诉”，只“对母亲说起”，若死抠字眼，就会提出问题：难道母亲不是人？

第四，应该知道：语境规约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可能只是一种“情绪氛围”。请看鲁迅的写法：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既然“无话可说”，怎么可能又“有要说的话”？既然前面已经说了那么多话，为什么又说“我说不出口”？如果按照简单的形式逻辑进行推论，岂不前后矛盾？然而，鲁迅的这篇文章数十年

来作为范文供人们阅读，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是因为特定的情绪氛围指明了“无话可说”“说不出话”表达的是无法言表的愤怒，而“有要说的话”表达的则是需要见于言辞的抨击。这里，看似前后违逆的言语，恰好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感情的真实。

语言运用是灵活多变的。希望大家注意观察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多动脑子，加强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训练。这对于提高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的水平大有好处。

二 “最”的实际运用

我们常说哪座山最高，哪条河最长，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哪位先生年纪最大。“最”这个词，是个经常使用的词。什么是“最”？《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

作为词典中的一个词，“最”的基本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所说的人或事物在排列上位居第一；第二，所说的人或事物在数量上独一无二，即惟一。然而，实际的语言运用灵活多变，语词一旦进入具体句子，其含义并不总是那么单纯死板。让我们就从“第一”和“惟一”两个侧面，来考究考究实际语言运用中的“最”。

（一）是否一定是“第一”？

不一定。人们说“最”，有时是客观性表述，有时是主观性表述。客观性表述，是尊重客观事实的表述。比如：“作家中，用词最多的是莎士比亚，近12000个。”这是通过计量来测定“最”，可以证实，可以辨伪，可以更正。主观性表述，是反映主观心态的表述。比如：“苏小姐脸红，骂她：你这人最坏！”（钱钟书《围城》）被骂的“她”绝对不

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最坏”的人！这种表达情感的说法，反映的是感情的真实，不需也不能辨别真伪。

（二）是否一定是“惟一”？

也不一定。人们说“最”，所指对象有时可以是一个，也可以不只一个。比如“最高学府”，指的肯定不只是一间大学；又如“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指的肯定不只是一个优秀学生；再如“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这里在出现“最多”的同时还出现了“两个”；再如“岳麓书院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余秋雨《文明的碎片》），这里在出现“最高水平”的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再看这个例子：百花文艺出版社始建于1958年，已走过40载风雨的历程。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一批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冰心、孙犁、萧乾、王蒙等等，都曾欣悦地将他们的力作交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家》1998年第4期封底）这里既出现了“最负盛名”，又出现了数量词语“一批”，还出现了并列结构“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冰心、孙犁、萧乾、王蒙等等”。意思很明白，这“一批”作家，都是“最负盛名”的。可知，“最X”形成一个“最”义级层，“最”义级层

的事物涵量，不仅可以是单个体的，而且还可以是多个体的。

由于不一定是“第一”，在特定情况下，“第二、第三”之类可以跟“最”同时使用。比如：“这是北京第二座最大的王府，仅比怡亲王允祥的府邸略小一点”。（二月河《雍正皇帝》）等于说，北京有两座最大的王府，怡亲王府邸是第一，这是第二。

由于不一定是“惟一”，因此，就会有以下的两种说法。

（1）最……之一。如：“冰心是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初中《语文》第六册）由于属于“最X”的不只一个，其中一个自然可以说之一。有人认为“最……之一”是有语病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错，倒是批评者在认识上有偏颇，把“最”的用法简单化了。

（2）“最最”。如：“那是北京最最热闹的前门大街。”（魏润身《扰攘》）等于说，北京最热闹的大街有好些个，前门大街是最中之最。文革期间常常听到“最最最最”。那种话风和文风不值得提倡；但从语用心理看，这正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潜意识：“最X”可以是多个体的。因此，可以最中有最；也因此，不仅可以“最最”，甚至还可以“最最最最”。

《语文建设》杂志上，刊登过一篇怀念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文章，文章里有这么一句话：“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在我的心目中，宗师是治学和为人达到了最高境界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学术界的人。”有人指责说：“最”字用错了。其实，这个判断毫无问题。首先，“在我的心目中”表明这是个人看法，不想强加于人，属于主观性表述；其次，“宗师”可以多个体，堪称“宗师”的大学者不会太多，但也不会只是一个人，当说他们之中哪一位“治学和为人达到了最高境界”时，绝对没有说他是“天下第一”的意思。

要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必须加强对语言现象的思辨。我们说，“没”不一定是完完全全的“没”，“最”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最”，这都是对语言现象进行思辨得出来的结论。

三 从“黄人”说开去

电视连续剧《嫁到非洲》，前面一至四集说的是：非洲青年医生玛立克，来中国留学，跟中国姑娘、某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王玉萍有了恋情，遭到了人们的非议，王玉萍父母也反对。第四集中，玛立克苦恼地对王玉萍说：“为什么？难道因为我是黑人，你是黄种人，我们就不能相爱吗？”这是剧中玛立克话语的大意，笔者记录得不十分准确，但话里对举使用了“黑人”和“黄种人”，却是肯定的。

请想想，玛立克能不能这么说：“为什么？难道因为我是黑人，你是黄人，我们就不能相爱吗？”再请想想，几个白种人到一所偏远地区中学来参观，有学生看到了，说：“哎呀，来了几个白人！”假若来参观的是黄种人，那个学生会不会说：“哎呀，来了几个黄人”？

这里就有个问题：“白种人”可以说“白人”，“黑种人”可以说“黑人”，“黄种人”为什么不能说“黄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知道，人们对事物或现象的命名，有一种“本位观”。比方，打乒乓球

用左手，吃饭拿筷子用左手，被叫做“左撇子”，而打乒乓球用右手，吃饭拿筷子用右手，就不会被叫做“右撇子”。这是决定于“右手本位”：用右手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再比方，在事业上很果断有作为的女人，被叫做“女强人”或“铁女人”；而在事业上很果断有作为的男人，就不会被叫做“男强人”或“铁男人”。这是决定于“男人本位”：在社会习俗中，男人的那种表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同样，之所以可以说“白人、黑人”，却不能说“黄人”，这决定于“黄种人本位”。作为黄种人的一个，对“白人、黑人”的肤色是感到新奇的，而对同一肤色的人，由于没有特殊的感觉，因而不会给予特别的命名。

那么，是不是“黄人”的说法绝对不能用呢？也不是。请看这个例子：

小麻子说这话时，正在理发。他的理发与常人不同，……他开始在自己头发上，染上乌云翻滚的兵戈之相。花的紫的，橙的蓝的，打成一团。乍一看像一个 NBA 的球星。接着开始染眉毛，染眼睛。……身体的其他部位他已经交给了黑人和白人，惟剩下一个头，还留给黄人。（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风起》，《钟山》1998 年第 2 期 91 页）

上例的小麻子，“他平日生活都很 Modern 和现代”。例子里，跟“黑人和白人”相对举，使用

了“黄人”，这是特殊用法，可以增加语言的风趣。

“白人、黑人、黄人”也好，“左撇子、右撇子”也好，“铁女人、铁男人”也好，说和不说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相互融合。注意语言的文化内涵，可以提高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举两个文学作品中的例子来说：

【例子一】蒋子龙写了一篇《畅叙黎子流》的小说，其中对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一二把手之间闹矛盾发出感慨，说是形成了一条规律：大凡“内战内行”的大多“外战外行”，而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小说接着写道：“市长和书记之间能够唱‘哥俩好’，其他人就会大唱‘团结就是力量’。”（《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4期85页）《哥俩好》是一部群众喜爱的喜剧片，《团结就是力量》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它们都属于文化。然而，把它们的名称作为一个短语用到动词“唱”的后边，形成一个动宾组合，便能够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恰到好处地表述了一二把手搞好团结的重要意义。由于“哥俩好”和“团结就是力量”本是两个名称，其内涵却又十分丰富，其字面却又十分切合意旨，因此话说出来语意双关，不仅显得很有风趣，避免了平板的说理，而且能够打动人，使人深受启迪。这样的精彩用法，表明了语言运用中文化因素的闪光。

【例子二】一二把手的团结属于“大事”，我们再来说个日常生活的“小事”。蒋韵《现场逃逸》这篇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鳊鱼是活的吗？死的我可不要。”

“瞧您怎么说话。”跑堂小姐笑吟吟望着他，“能拿死的蒙您吗？昨天才从海里打捞上来，空运来的。”

小姐飘然而去许久之后，林则才收拢他大张的嘴巴。

“什么时候鳊鱼变成海鱼了？”他问胡石。

“这都不懂？人都下海了，何况鱼？”胡石笑嘻嘻回答。

（《小说月报》1997年第6期71—72页）

“下海”一词，《现代汉语词典》1994年出版的1983年修改本里还只列出三个义项：①到海中去。②（渔民）到海上（捕鱼）。③指业余戏曲演员成为职业演员。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却增加了第四个义项，即：④泛指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商业。这第四个义项，既是词义问题，又反映了一种新的文化蕴含。现在，假若哪份报纸哪本杂志上有一篇文章题为“下海”，读者想到的肯定是经商做生意，而不是到海中去、到海上捕鱼或业余演员的职业化。上面的例子，很有意思，它把“下海”的语词本义和新的文化涵义故意

搅在一起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鳊鱼是淡水鱼，不是海鱼，“下海”的“海”跟“海鱼”的“海”已经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不会因为“下海”便成为“海人”。跑堂小姐的“广告”没做好，说话出了漏洞，弄巧成拙。林则那一问，已够幽默；胡石这一答，更是出奇制胜，妙语怡人。胡石巧妙地在“海”字上做文章，把二者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类比推理，跟当今的社会风气开了个小玩笑，让读者也跟着十分开心。这样富于风趣的言语，是才情和智慧的生动反映，这里面同样有着文化因素的闪光。